

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陈映真 主編

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NOBEL PRIZED LITERATURE

根據瑞典學院編纂、諾貝爾基金會贊助發行的
「諾貝爾文學獎全集」各國版本編輯修訂而成

陳映真主編



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
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47

詹生短篇小說選 詹生著 吳安蘭譯

馬丁遜詩選 馬丁遜著 張鎔譯

孟德雷詩選 孟德雷著 楊渡譯

主 編 陳映真

發行人 沈登恩

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台北郵局36-575號信箱
郵撥：102221

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
電話：(02)394-1960

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25號
電話：(02)752-5594

新加坡 南洋商報

總代理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

印刷者 其奈印刷有限公司
台北市環河南路二段113巷7弄16號

初 版 中華民國71年10月5日

再 版 中華民國71年10月20日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

-
- 主 編**／陳映真 **策 劃**／沈登恩
- 顧問**／白先勇・王禎和・姚一葦・何 欣・葉石濤
尉天驄・胡菊人・高信疆・胡金銓・痲 弦
- 譯 者**／湯新楣・喬志高・周英雄・吳潛誠・鄭樹森
劉啓分・杜國清・葉維廉・哈國平・黃瓊華
翁廷樞・王潤華・劉以鬯・方 瑜・李永熾
孟祥森・黃文範・宋碧雲・高大鵬・邱豐松
李魁賢・黎登鑫・王兆徽・古蒼梧・初鳳桐
陳紹鵬・楊月蓀・許文堂・莫 渝・張伯權
陳 黎・陳曉林・王鴻仁・宋樹涼・邱剛健
張 錯・吳煦斌・楊 澤・梁錫華・楊 渡
黃燕德・徐道昉・吳安蘭・鄭清文・顏正儀
鍾 喬・詹麗茹・陳惠華・高淑斌・劉大任
- 助理編輯**／張恒豪・楊順明・林秋蘭・吳福成・余淑玲
- 作者畫像**／吳耀忠・梁正居・邱美月
- 美術顧問**／黃永松・黃金鐘・水禾田・莊 靈
-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47



伊凡·詹生

Eyvind Johnson

1974 獲獎

哈瑞·馬丁遜

Harry Martinson

1974 獲獎

猶金尼·孟德雷

Eugenio Montale

1975 獲獎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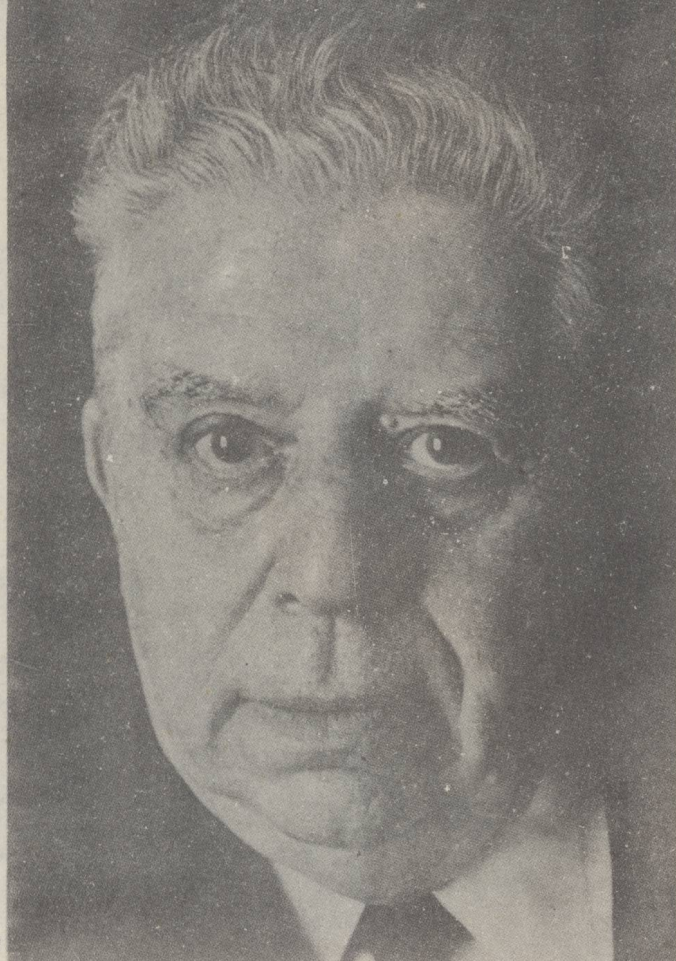


從一滴露水窺透出宇宙奧秘的馬丁遜。



哈瑞·馬丁遜





猶金尼·孟德雷

孟德雷(左)和他「狄納特的
蝴蝶」英譯者辛佛先生。



一九七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

伊凡·詹生（瑞典）

Eyvind Johnson

得獎評語：

「以自由爲目的，而致力於歷史的、現代的廣濶觀點之敘述藝術。」

頒 獎 辭

——致伊凡·詹生與哈瑞·馬丁遜

瑞典學院常務理事

卡爾·拉格納·基耶羅

伊凡·詹生所受的教育，係受惠於當時的社會環境，這項教育在他十三歲那年就結束了。在北極圈之北，某一個小村落的學校，給予他幼年的栽培。另一方面，在馬丁遜六歲那年，他還是所謂「教區之子」的時候，一位在拍賣時以最低價得標的人士，答應由教區基金支付最低的價錢，願意照料這個天涯的孤雛。像他們這樣，以這種方式起步的人生際遇，卻能夠有今日站在這個講壇的事實，正足以表示目前還在世界各地逐漸進行的社會改革，在我們眼前已得到了明證。而這種社會改革不知從何時開始，便已經駕臨在我們瑞典人的身上。或許，這就是我國最大的福祉，也可以說是千年以來最顯著的成果。

無論是詹生，或馬丁遜，他們的出現都不是孤立的事件，因為他們所代表的，正是廣大的無產階級作家，及勞動階級詩人。他們佈下了廣泛的戰線，「入侵」我國文學界，但他們這種「入侵」，並不是爲了破壞，也不是爲了掠奪，而是爲了豐富我國的文學資產。他們的到來，正意味着經驗，和創造性能源的流入，其價值無論給予多高的評估都不爲過。甚且，我國全盤文化領域即使再發生類似的改變，他們也適足以代表。新的階級已征服了詩神的靈山帕爾那索斯●。可是

，如果說征服者的意義，是指征服行動後獲益最大的那一方的話，則可以說，帕爾那索斯征服了新的階級。

將一名作家及其作品之地位，歸結於社會成長，及政治環境等背景，在目前幾乎已成為一種禮儀的作法。但這種禮儀作法所指出的背景，真能被視為重要關鍵的，卻是少之又少。

「伊凡·詹生在文學上的成就，是他能把全歐洲一個極為成熟、豐富時期的特性，表現得淋漓盡致，這項成就十分具有影響力。」這種說法並不是我的見解，而是三十年前，法國評論家留西安·莫林所說的。當年離開瑞典極北的小村落後，這個小學出身的少年，便成為一個經驗豐富，而且充滿自信的歐洲人。關於他的成長過程，在他的自傳裏頭已為我們留下了極有價值的永久紀錄。他似乎很少被人生起步的環境所拘限，也很少被禁令所束縛。國際性的觀照，是詹生後期作品的特色之一，對時間、對人類的命運、對所經歷的時代，他都同樣給予廣泛的展望。在對歷史小說的改寫，他都懷著獨特的見解作為基礎，然後再加以完成，其實例可以在「陛下的時代」，及「向沉默的散步」等大作裏清楚地看到。在這些作品裏，不僅有廣泛的考察，最重要的，有他洞察萬事之後所得到的觀點。簡言之，他認為眼睛所映的形象是會改變的，但現在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，僅是過去曾發生者，而過去世界上所發生者，則僅在現在重演，當我們試圖概觀現在，或試圖推測尚未及見的時代時，過去將提供給我們唯一的智慧。這中間所顯示的，便是所謂的「時代的不變性」。

① Parnassos 希臘中部的山，是阿波羅及繆斯的聖地，引伸為詩壇或文學界之義。

儘管如此，假使我們要指出，使詹生的文筆留下無法磨滅的痕跡之特殊局面，及心理的特殊環境是什麼時，則除了留西安·莫林所發現的——在北歐的作家中，擁有一名歐洲重要知識人的那個時期以外，是再也找不到更妥切的答案了。這位法國的時代分析家，將這個時期描述成一個非常成熟、非常豐盛的時期。那麼，究竟是什麼使這個時期如此的成熟，如此的豐盛呢？那不是個順境，而是個抵抗著各種因素的逆境。當時盟軍尚無進攻大陸^①之前兆，而納粹仍緊緊地扣住歐洲之咽喉。身處這樣的困境，詹生仍毅然決然地發言。他的態度充滿了激烈的熱情，這股熱意似乎從此就再也無法從他的著作中消失。他雖然一直保持著對歐洲的觀照，但當時對他來說，最重要的還是斯堪地那維亞的自由。他超越了國境相互携手，來印證自己的信念。他和挪威方面的共同編輯人，在挪威被佔領期間，主編了一份名叫「握手」^②——主張新斯堪地那維亞主義的報紙。就在今天這個時候，當年那份小報的兩位發行人，都已經成為諾貝爾獎的得獎人。而在挪威境內，詹生之共同編輯人的名字，便是維利·布朗德^③。

與伊凡·詹生相較，哈瑞·馬丁遜與伊索有更大的共通處，伊索是所有無產階級作家中最早、最偉大的一位，他獨創語言難以明顯表達的寓言，頗具有魅力。馬丁遜與伊索的共通點，乃在

①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的D-Day，就是指美軍的諾曼第登陸戰。

② Handslag 刊行於一九四二—四五年。

③ 前西德總理（一九一三—）。在希特勒政權時代，初亡命挪威，繼之亡命瑞典。為一九七一年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。

於他們兩位都好比是一張伸開的網罟，經常用超過字面的內容及似虛還真的話，來攫住讀者的注意力。但是在本年度文學獎的兩位得獎人之間，其相異處勿寧是多於相似處的。詹生的著作基礎，大半都建立在自由社會那堅固不移的市民權利之上。如果與詹生並列而加以審視的話，則馬丁遜勿寧是與社會無關的一個人。他這個人，或許可以看做是瑞典文學中那無可羈絆的流浪者。任何人都不會成功地抓住他的手，或是鎖住他的心。「克洛克里凱之道」的主角、那具有哲學氣質的流浪者波里，在很多方面可以說是作者的化身。他並不是徘徊在門口、沒有家的人，而是即使被四方牆壁所圍繞，也一樣沒有家的那種人。他希求與社會無所牽連，並奉之為幸福的原理。他依自我的自由意志，服膺生命的健全本能而生活，是一個對那些想扼殺他本能的，亦即對計謀的支配、權力的被確立……，不由得施以抗擊的流浪者。目前，他已經擁有自己的家。這個家，存在於遙遠的外域，而他，則經常在通往這個家的途中。稍稍換個角度說，就以這個途上為出發點，對那艘意圖從凍結的地球上已逐漸增加敵意的生活中，尋求解脫之路，並因而與母港斷絕、迷失了目的地、又失去舵的宇宙船阿尼亞拉號，我們也可以在腦中浮現悲劇性的美麗情景。

「我並不因為擁有普通人在現實中所想擁有的東西，而感到真實感。」波里如此說。這句話等於點出了馬丁遜作品中的不少道理。在這部作品中，所謂的實在論（realism），必須牽涉到所謂的元素，也就是必須依據與四大元素密着和融合的關係，方可言之。例如當馬丁遜流浪時，是在風中走，在地上行，在海上當伙夫時，是在火旁烤，在水上行。而想像的世界對他來說，則

• 辭 獎 頒 •

比現實的世界更爲重要，是更具實感的東西。當實在論很有秩序地一步步走時，他的想像力就好比是穿著溜冰鞋的人，像插上燕翅般的疾滑而去。但這並不表示是從真實中脫逃，而正好是相反。「我們應該明白，事實與真實就本質上而言，是相異的。」他曾經這樣說過。「我們到處都會遭遇到事實。事實像砂粒般地飛進我們的眼裏。」但跟我們互相有關的是真實，真實與事實有別，它是在自然，以及要接受真實的人的一種狀態。那就是：

凝視那內心的沉着及和平

屬於意欲存在的善意

對哈瑞·馬丁遜而言，事實與虛構是一回事，其整個人生觀，並沒有像警句名言那一類的小道理可資引用，但卻可以剛才所說的含著詞句來加以歸納。在這裏面，所謂的「存在」就是一向被叫做「有」的這種單純的動詞，但改用「存在」這個字，就被強調了。不過，存在必須帶來歡愉，才適合於人類，也正因爲這樣，「善意」和「凝視」更是不可或缺的。結果，這個流浪者在路上邊走邊找而到達的真實，爲他帶來了充滿試煉、迷惑，和歡愉的海濶天空式的生活。而對這種生活，他充滿了感謝之意，就像孩子一樣，瞪大了好奇的雙眼。

以上是用側寫的手法，概略性地勾勒出兩位文學家的風貌。我要代表瑞典學院，對伊凡·詹生和哈瑞·馬丁遜先生衷心的祝賀，並恭請國王陛下親自頒發一九七四年諾貝爾文學獎獎章，我也感到與有榮焉。

（吳安蘭譯）